

楔子

黃沙漫漫，血流成河，怵目驚心的戰場，宛如人間煉獄，士兵與戰馬屍橫遍野，混亂堆砌成一座座駭人的丘陵。

男人單腳跪立在屍首群山間，左手緊握一把長劍，染血戰袍不斷滲出汨汨鮮血，自手臂沿著手握的劍柄往劍身緩緩淌下，一滴滴落入黃土中。

染血的臉龐，緊擰的劍眉下，一雙黑眸定定凝視前方，右手撫著繫在左腰側的匕首，用最後一絲力氣，喃喃道：「等我……朝顏……無論多久……我一定……一定……回到妳身邊……」

沉重身軀再無法以插入土中的長劍支撐，他往前一撲，腰帶被扯斷，掛在腰帶上的匕首，落出匕首鞘。

男人倒在腥風血雨的戰場，無情黃沙呼嘯而過，捲起陣陣塵土，逐漸掩埋身影。掉落一方的匕首，刀柄鑲嵌的寶石，在日光映照下，隱隱閃現光芒。

但不久，也任黃沙全然掩沒。

火紅夕陽，靜靜地沉入地平線……

第 1 章

美國紐約，高樓林立的曼哈頓市中心，一棟五十二層摩登宏偉的商業大樓，隸屬於跨國企業帝都財團總公司。

上午十點，一身白色套裝的季曼凝，踩著三吋高跟鞋，步伐輕快，大波浪長髮襯著美麗身影，晃進位於五十一樓的總裁辦公室。

「總裁，這份 GTV 的合約已經完成。」她走進偌大辦公室，穿過沙發區，直朝落地窗前走近，將合約文件夾放置在大理石辦公桌面。

「嗯，辛苦了。」寬敞辦公桌後、寬大的黑色皮椅上，俊美無儔的東方男人微抬起頭，朝美麗能幹的機要祕書，露出一抹滿意的俊雅笑容。

現年二十八歲的季曼凝是台灣人，生長於不健全的家庭，童年時父親因外遇與母親離異，不久母親也拋下她跟男人跑了，她便由外祖母帶大。

因外祖母年紀已大，沒多少經濟能力，她們不時需靠親戚救濟，個性好勝且堅強的她，很早便學習獨立，高中開始半工半讀，因聰穎和努力，以優異成績申請到美國大學的獎學金。

她於是到美國唸書，靠著獎學金及打工賺取生活費，一路又進入名校唸研究所，以優異成績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，之後，她順利進入帝都財團總公司工作，持續留在美國生活。

她進公司沒兩年，因表現出色，很快職位晉升，被調派為總裁的機要祕書。

年長她五歲的上司，儼然是天之驕子，不僅外型俊帥，且是天才，二十二歲便取得美國數一數二名校的雙博士學位。

嚴世爵出生香港望族，有非常顯赫的家世，家族事業龐大，而他並非坐享其成的富二代，年紀輕輕便經營家族集團旗下的一間海外金融公司。

他天才型的經商能力、膽大果敢的投資作為，加上敏銳判斷力，沒幾年光景，便將手中金融公司迅速擴大規模，成為他全權主導的帝都財團。

雖說他能在十年間就在美國做出大事業，是因其有家族龐大勢力為後盾，提供不少助力，但若他沒能力，絕不可能做出這番驚人成就，創造出新王國。

季曼凝在他身邊工作不過三、四年，卻在上司身上看見無限可能，更對他的金頭腦和才能敬佩不已。

她非常慶幸能在他身邊工作，慶幸自己能得到上司信任，且常委以重任，讓她得以在事業方面獲取成就，但她從不垂涎上司。

她對感情之事，從不感興趣。

外型亮麗、工作能力強的她，身邊不乏追求者，但不管條件再優秀、再熱情的男人，都打動不了她。

她從不想依附男人，她一個人就能活得很好。

她的人生不需要愛情，更不需要婚姻，只有工作能給予她全部滿足。

「曼凝，妳過來看看這則新聞。」嚴世爵不在意她擱在桌面的合約，不急於讓她進一步報告公事，要她先看他正瀏覽的網頁。

季曼凝繞過辦公桌，站在他身側，微彎身，觀看他所指的頁面——

英國一名資產家贊助的一支考古隊，日前在外蒙古的南戈壁省首府達蘭扎德嘎德以南約一百公里處沙漠，挖到一批漢代兵器，推測附近曾為古代戰場，因而遺留兵刃被埋在層層黃沙下。

出土的一批兵器，多有毀損，或僅剩殘缺不全，而其中一把匕首保存良好，刀柄鑲嵌的寶石，歷經兩千多年歲月，仍不掩其亮麗光芒，而刀刃的刻紋亦清晰可見……

「你想收購這把古匕首？」季曼凝快速瀏覽完報導，一臉興味的看向上司。

年輕俊美、有錢有勢的上司，生平最大樂趣，除了投資賺錢，一再擴張事業版圖，還喜歡女人和古物。

他是個聞名國際的花花公子，但唯一的原則是不對公司的女性出手。

只不過，許多女性職員只要有機會接近他，莫不對他狂獻殷勤，希冀能得他的青睞。若他也對對方有意思，便會要對方放棄在帝都財團工作，才能當他短暫的女伴。

他同時有往來的女伴花名冊厚厚一本，身邊女伴時時更換，花邊新聞從沒間斷，身為機要祕書的她，甚至還需負責幫總裁上司安排與眾多女伴的私人約會飯局，徒增她額外的工作量。

慶幸總裁對她，雖不僅於上司對下屬的關係，私下還視她如朋友家人般，多一些關懷，可彼此並無一絲曖昧。

不論在工作上或私底下，他待她真誠，尊重她，且看重她，那讓她對他「花心」的缺點，不再特別非議。

而她，更是唯一一位能與他建立純友誼的女性。

上司雖愛女人，但女人之於他，就像衣服那般，經常汰舊換新，可對於古物卻是百般珍惜收藏。

他喜歡收藏東方各國的古物，以中國歷代的古物為大宗，其中又特別鍾情漢代古

物。他多年來收藏的大量古文物，琳琅滿目、豐富珍貴，足以開家私人博物館，在他位於曼哈頓的豪宅，有數個房間用來擺設陳列珍貴收藏，他僅曾招待少數人參觀過他的收藏。

「我要這把漢代匕首。妳幫我交涉買下，這不單為我私人收藏目的，要先拿來公開展示，當宣傳話題。」嚴世爵雙手拱成塔狀，一雙長眸凝著螢幕上網頁的古匕首照片，薄唇一彎。

「總裁的意思是要將它放在即將開幕的紐約帝都飯店，當飯店大廳布置最重要要角？」季曼凝確認問道。

帝都財團除金融業，亦因香港嚴家的萬明集團事業而跨足航空、運輸、建築、生化科技等多項事業，而飯店業是一年前嚴世爵才擬定涉入的市場，為其個人建立的帝都財團，再增一投資事業。

他非常重視這項新投資事業，尤其在紐約興建的第一間帝都飯店，是他進軍全美連鎖飯店的第一步。他因而從籌劃到完成，及即將的開幕活動，皆多方親自參與。關於飯店開幕活動，起初是季曼凝萌生了個構想，為配合仿古中式風格建築的飯店，建議在飯店大廳展示總裁收藏的一些古物，那比起只是由總裁形式化參與開幕剪綵，會更具話題性，亦能更增加媒體版面。

嚴世爵認同她的點子，並將展覽主題定為中國漢代，由他的收藏品挑選幾件代表性古物做展示，屆時還要負責招待的女性，穿上漢代侍女服，當做飯店開幕儀式的宣傳話題。

「如果有這把被國際媒體大幅報導，很可能被擺上蘇富比拍賣的漢代匕首當主角，不是更吸睛、更熱鬧？」嚴世爵抬眸看她一眼，笑說。

「那當然。」季曼凝笑笑地附和。

雖說這把保存完整、歷經二千年且鑲有寶石的匕首，肯定價值不菲，但總裁有的是錢，從來沒有他得不到手的，不論是古物，或女人。

「這新任務就交給妳了。我想看到這把匕首的實物，愈快愈好。」嚴世爵一臉期待。

他也不清楚自己為何特別鍾情漢代古物，除了被收在博物館的國寶外，只要他看上的，不管出自哪個私人收藏家，他都會弄到手，納為自己的所有物。

每每多收藏一件喜歡的古物，他便會感到心情非常愉快。

沒想到，當季曼凝先透過電話與那把古匕首擁有者聯絡時，對方無意出售才到手不久的珍貴古物，甚至連出借都不肯。

「我相信沒有妳做不到的事。」聽到季曼凝的回報，嚴世爵長眸微眯，對那把匕首不禁更想弄到手。

他這個人，對於不易得手的東西，向來會激發更想得到的慾念。

「電話談沒誠意，妳飛去倫敦，直接跟瓊斯先生面對面，好好商談。不論如何，我都要買下它，而且要盡快到手，做為展覽之用。」嚴世爵慎重交代。

他隨即站起身，繞出大辦公桌，朝季曼凝更靠近，柔聲又道：「美麗聰慧能幹的機要祕書，不會讓我失望吧？」

他露出一抹足以迷倒眾生的俊美笑容，刻意對她甜言蜜語讚美，知道他的機要祕書最愛挑戰，她的字典裡，沒有不可能或做不到。

「當然。你不需刻意對我輕聲細語放電，我也會達成任務。」季曼凝抬眼，直視與她近在咫尺的俊美上司，麗顏綻放一抹自信神采，掛保證道。

換做一般女人，也許因他一個放電眼神、一個俊帥笑容，再加上這麼近的距離，早就心頭小鹿亂撞，甚至被迷得暈眩茫然了。唯有她，對光芒萬丈的他，渾身上下散發的強勁男性魅力，一開始就全然無感。

「我可沒對妳放電，那只是浪費電。全世界就只有妳這個冰山美人，對我的費洛蒙無感。」嚴世爵擺擺手，澄清。

他這是放低身段，誠心請託她幫忙呢！

儘管有錢有勢，沒什麼東西到不了手，但偶爾還是會遇到需費點時間精力去周旋，才能得到的東西。

「抱歉，妳剛出差回來，卻沒辦法讓妳休息。」

「我很高興馬上有新事物可以挑戰。」季曼凝微微一笑應道。

她轉身，踩著高跟鞋，從容步出總裁辦公室。

她喜歡工作，喜歡當女強人。

英國，倫敦。

面對泰晤士河的一棟商業大樓，三十二樓辦公室。

「很抱歉，讓季小姐大老遠跑一趟，但我的答案一樣，短期內不打算出售。」年約五十多歲的瓊斯在公司貴賓室與季曼凝會面，委婉推拒。

雖然意外取得這批古物，日後自會將部分古物公開競標，高價出售，但現在尚不做他想。

「嚴總裁對這把古匕首可謂一見鍾情，只要瓊斯先生開個價，他絕對欣然給付。嚴總裁非常期盼能在紐約帝都飯店開幕時，讓這把匕首成為展覽主角，讓它再次閃亮問世。當然，不會忘了宣傳您的幫忙。」季曼凝微微一笑申明。

言下之意，只要將古匕首賣給帝都財團總裁，他能得到的，不只是一筆可觀的金錢，還有名望。

「再者，瓊斯先生若願藉這把古匕首跟我們總裁建個交情，日後商場上也或許有合作機會。」季曼凝進一步提出商場誘因。

帝都財團旗下的銀行和證券金融公司，在英國也有分行據點，而嚴世爵身後的嚴家萬明集團事業更擴及五大洲。

瓊斯因她幾句話，思忖半晌，不若一開始那麼堅持無意商談。

「這樣吧，匕首可以先借給嚴總裁展覽，至於買賣交易，我還要再琢磨琢磨。」瓊斯摩挲下巴，語帶保留。

他仍想擁有這把難得的古匕首的所有權一段時間，他原本是打算將來透過蘇富

比，在國際上公開高價競標。只是身為美國前三大企業的帝都財團總裁，派了機要祕書親自到訪與他商議買賣，他若全盤拒絕也不妥。他退一步同意先出借古匕首展覽，也算是給足嚴世爵面子了。

季曼凝感謝對方願意出借重要古物，但她此行目的，不單只為借到古匕首，而是要代總裁買下它，才算真的達成任務。

她繼續苦口婆心與對方商議，不僅開出非常高昂的報酬，甚至提出其他附加條件，最後總算取得第一優先購買權。

季曼凝帶著愉快心情，離開瓊斯的辦公室，準備搭電梯下樓。

她站在兩座電梯門外，同時按下樓鍵。

半晌，右邊的電梯門先開啟，她正要向前踏入，同時，左邊電梯門亦開啟。

一名身形高挑、戴墨鏡的東方男性，長腿一邁，步出電梯。

兩人一左一右、一前一後，擦身交會剎那，她竟不由自主轉頭，多瞧陌生人一眼。

她望著他從容步離的背影，莫名怔忡了下。

她鮮少去注意不相干的陌生人，會不自覺多瞧對方一眼，也許是因這裡出入的東方人不多，且對方還留著一頭及腰長髮，頗為罕見。

她只瞧他背影一眼，隨即轉身踏入電梯，沒特別放在心上。

不一會，她步出電梯，走出商業大樓同時，撥電話給總裁——

「總裁，交易 OK。」

「我就知道沒有妳辦不到的事。」手機那頭，嚴世爵接到好消息，俊唇高揚。

「不問問我花了多少錢，才替你買下那把漢代匕首？」季曼凝笑說道。總裁並沒給她出價的上限。

「錢不是問題。」嚴世爵完全不在意。

「我開出的價碼，足以讓你被冠上凱子、呆子之美名。」季曼凝笑諷，「那金額能讓你在這裡買一間面對泰晤士河的豪宅公寓。」

聞言，嚴世爵微揚了下眉。

他精明幹練的機要祕書，竟會出天價，替他買下那把生鏽的古匕首？！

「不只如此，還有附加條件，因瓊斯的夫人一直想要一條中國清朝的紅瑪瑙項鍊，我把你前陣子購入的那條慈禧戴過的古董項鍊，以半價相送，當做送他夫人的生日禮。」季曼凝不疾不徐補充說道。

她事前已打聽瓊斯是個愛妻的男人，且他能有如今的事業成就，妻子娘家出力不少，只要能討他妻子開心，他就不會拒絕跟他們做交易。

「喂喂，那條紅瑪瑙項鍊，我打算送給這個月生日的琳達當生日禮物欸！」比起一間豪宅公寓的價值，嚴世爵反倒計較季曼凝將他準備給女伴的生日禮物，轉手他人。

「琳達的生日已過，這個月將過生日的，是潔西卡。」季曼凝無力地翻個白眼，提醒他，完全記錯對象了。

總裁雖愛女人，對女伴非常大方，實則沒對誰真的上心，記錯名字和對方喜好，根本是常態。是以安排總裁跟女伴約會或送禮事宜，最後都是由她做處理。

「屆時，我會另外挑件更適合潔西卡的禮物，讓你送給她。」季曼凝強調。「倒是那把匕首的價格，你能接受嗎？」

她雖與對方談定買價，但並未簽定合約，若上司無法接受，還能有議價空間。

「那樣的價格是令人咋舌，但我相信妳不會讓我花冤枉錢。」嚴世爵笑說。

即使瓊斯將那把古匕首放上蘇富比拍賣，讓全世界收藏家公開競標，他認為最高價格也不會超過五百萬美元，而季曼凝竟出了一千萬美元高價，先內定下來。

「我相信，總裁想要那把漢代匕首的心意，絕對值這個價。」季曼凝說得肯定。因總裁揚言，無論如何都要到手，甚至要求她立即飛來倫敦，找擁有者談定交易，而能讓他這麼積極且誓在必得的東西並不多。

「知我者，莫若妳了。」嚴世爵哈哈大笑。

「另外，我之所以出這價碼，還有另一考量，目前世界上最貴的一把名刀——十八世紀博阿滕軍刀，據聞是屬於乾隆皇帝所有。最後一次拍賣價碼，以七百七十萬美元高價被售出。

「現在，你若用一千萬美元買下那把漢代匕首，它將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名刀，其身價贏過乾隆皇帝寶刀，肯定更能炒熱話題！」季曼凝進一步分析。她在代總裁買古匕首前，還特地去搜尋一些名刀身價來歷。

聽完她的分析，嚴世爵放聲大笑。「是是，妳真是替我考慮周詳。」雖說那價格不菲，但對他而言，不過就像買個高級玩具，不會花得心疼，何況還能物盡其用，幫他的新飯店達到最佳宣傳話題。

「瓊斯答應先將古匕首借展，買賣的事，過陣子再進行。我會先安排古物運送事宜，也會盡快催促完成交易，讓你早日真正擁有它。」季曼凝說得篤定。

既與對方談妥成為第一優先買家，她便已十拿九穩，這樁交易成功。

「妳辦事，我放心。」嚴世爵對她全然信任。

「那我先回紐約了。」手機斷線同時，她朝馬路揚個手，招來計程車，前往機場。

這方大樓，三十二樓辦公室——

走進瓊斯辦公室的東方男人，拿下墨鏡，一見到瓊斯，便開門見山道出來意。

「什麼？有人出價內定了？！」長相俊酷英挺的男人一詫，竟有人比他早一步看上那把古匕首。「多少？我加一倍。」男人目光一凜，大方開價。

對古物一向沒興趣的他，不經意看見那篇漢代兵器報導，當他看見那把古匕首，莫名地定睛在那張照片上，無端怔忡好半晌。

之後，他竟橫生一股衝動，很想得到那把古匕首，甚至急於親眼看看它的實物。他無意透過層層管道聯絡，直接就飛來倫敦，找上擁有者，更認為以他的能耐，一定能買下那把古匕首，未料會慢了一步。

「這個……」瓊斯因他豪邁的發言，不由得驚詫。

那把中國漢代古匕首，才一出土不久，竟會接連有大人物來找他高價求購。

難不成……其背後藏有什麼祕密？

瓊斯只好先道出內定買家出的價格，不認為對方真能再多出一倍價，先前談定的

交易條件，已出乎他預想太多了。而且即使尚未真正簽定買賣合約，但他既已答應帝都財團總裁為第一買家人選，就不能輕易出爾反爾，轉身賣給別人。

男人一聽到交易金額，無比驚愕。那個價格，遠遠超過那古物價值數倍了吧？男人進一步探問買家身分，瓊斯原無意透露，一細想才後知後覺他們兩人的關係，也就如實告知。

男人一聽到買家來歷，黑眸一瞠，驚愕同時，兩道飛揚的劍眉，微微蹙攏。他隨即離開倫敦，飛回美國。

季曼凝返回紐約，打開電腦，先收一封重要的電子郵件，是瓊斯寄來的古匕首詳細資料及數張照片。

她打算重新做一張宣傳單，寄給受邀參與新飯店開幕的嘉賓，這把古匕首將是預定展出的那批漢代古物中最貴重的主角，原本只是開幕式陪襯的展覽活動，反倒會因這把古匕首亮相，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，得到更多國際媒體競相報導。

當她仔細審視照片時，不由得盯著一張完整清晰的照片怔忡，心，莫名窒了下。先前，她雖透過新聞報導看過這把漢代古匕首照片，可當下並沒多注意，即使後來總裁指示她務必買下這把古匕首，她也沒特別去研究它，直到現在。

雖失去匕首鞘，又歷經兩千多年的時光，仍能看出是把名貴匕首，應是身分顯貴人士所有。

匕首刀身為鋼，刀柄為銅金屬，鎏金裝具，表面雕刻花紋，鑲嵌紅寶石、藍寶石及紅玉、青玉。

全長：28.2 公分、刃長：16.7 公分、刃寬：2.3 公分、刃厚：0.5 公分、匕首重量：374 公克……

她盯著古匕首的資料介紹，眼神發直。

她從未對古文物感興趣，但因總裁喜愛收藏古物，她自是也接觸不少，卻不曾對一件古物特別在意，偏偏這次……

那一晚，她感覺作了一個沉長的夢。

醒來後，只覺腦袋混沌一片，完全記不得一絲夢境片段。

她內心卻湧起一股衝動，很想看看那把古匕首的實物。

然而，在飯店開幕前，她有一堆繁忙工作要處理，即使古匕首早已從倫敦送達紐約，她也沒時間先去看一眼，直等到開幕日。

第 2 章

紐約帝都飯店開幕當日。

採中西風格相融的飯店建築，挑高寬敞的大廳，使用大量黑色及紅色木頭裝潢，搭配米白色和暗紅色裝飾，仿古家具、雕欄、漆柱，呈現出中國古代大殿風貌。一盞盞懸吊的中式燈籠吊燈，映出金橙色光芒，金碧輝煌。

季曼凝跟著總裁上司前往飯店舉行剪綵儀式，應付一堆媒體的發言後，終於得到

一點喘息時間，得以參觀飯店大廳所擺放的二十多件漢代古物。

而她只想好好觀賞一件古物——她無端在意的那把古匕首。

先前，它的展示位置一度被大批媒體包圍，爭相拍攝報導。

因它被賦予的歷史價值，及嚴世爵開了天價將買下收藏，成為十足的話題焦點，讓飯店開幕氣氛，被炒得更熱鬧沸騰。

當她走近擺放在左前方的展示玻璃櫃時，心口無預警震了下，她更靠近一步，一雙美眸怔怔的盯著玻璃櫃裡，與照片相同，卻是真真實實、充滿歷史歲月痕跡的漢代匕首。

腦中似乎閃過什麼畫面，教她心口莫名扯痛一下，眼眶不由得泛起一抹酸澀感。

她一個抬眸，卻被站在玻璃櫃另一側的男人震愕住。

身著墨色西裝、高聳偉岸的男人，本來也低頭盯著他眼前展示的古匕首，專注瞧了好半晌。當他一抬眸，恰恰與玻璃櫃對面的女人視線對上。

一瞬間，兩人內心莫名一震。

兩人隔著展示玻璃櫃佇立，雙雙凝視著彼此眼眸，各自有種說不上來的感覺。

彷彿，有一種熟悉、一股悵然、一抹苦澀……

季曼凝怔望著眼前男人，身材頎長，雖穿著名牌西裝，但並未打領帶，白色襯衫領口開了兩三顆釦子，西裝外套釦子也未扣上，顯得有抹隨性。

特別的是，他留著一頭及腰長髮，簡單束在頸後，雖為東方人，五官立體深峻，一雙飛揚的劍眉下，深邃炯亮的黑眸，直直瞅著她。

一瞬間，她宛如被攝住心魂般，心口緊縮，無法移開目光。

彷彿，她曾見過他……又是在什麼地方？

男人近距離凝視穿著一襲漢代侍女服——深藍色長裙、白底藍花曲裾的美麗東方女子，心口莫名一陣震盪。

大廳現場有數名女性服務員皆做相同打扮，他方才進來，並沒特別注目誰，為何此刻，忽地心跳失序？

他不由得又低下頭，盯著眼前置在玻璃櫃內的古匕首。

他抬起手臂，大掌貼上玻璃櫃，有股衝動，想打開玻璃櫃，握住那把匕首，似乎那樣就能捉住什麼他也不清楚的重要東西。

「那個——不能碰。」無端失神半晌的季曼凝，見賓客伸手撫摸展示玻璃櫃，忙開口制止。

他沒將大掌移開玻璃櫃，一雙眼再次凝著那把古匕首，心魂宛如被定住般。

霎時間，腦中飛竄過一幕強烈影像，他想捉住那閃逝的畫面，腦袋卻一陣劇烈痛楚。

他眉頭一擰，悶哼一聲，一手扶著玻璃櫃下方的木櫃，不禁屈膝跪地，暈眩昏厥。

「先生！你沒事吧？」季曼凝見狀，忙繞過玻璃櫃，彎身查看突然跪倒在地，昏厥不醒的男人。

她連忙叫喚附近的人員幫忙，將人帶往一樓休息室。

雖不清楚對方身分，但會出現在飯店開幕活動中的賓客，不是與帝都財團有往來

的貴客，便是與總裁有私交，或來自香港嚴家的親屬等，怠慢不得。

初秋午後，清風徐徐，蔚藍天際下，一只紙鳶迎著風，翩然飛舞，紙鳶越過高高的牆垣，飛向另一方院落，最後，飄落在樹梢。

一名穿著淡青色曲裾、綰著雙平髻的年輕女子，躡手躡腳踏進這處院落，邊抬頭張望庭院的樹梢高處，尋找失去的紙鳶身影。

「在哪兒呀？明明是往這方向飛來。」女子低聲喃喃說著。

她一個下人，逕自踏入這將軍府後院，不免心慌緊張。

雖說是小姐的命令，要求將軍府看管後門的家丁放行；雖說將軍出征，人不在府邸，但她仍覺不妥，只希望快快找到那只小姐最喜愛的紙鳶，趕緊離開。

「妳——過來！」忽地，一道沉悶男音自她身後不遠處傳來。

她轉頭，朝園子另一端曲廊望去，倏地驚詫。

自那方曲廊轉出一偉岸身影，身著戰袍的男子大步走來。

是嚴焱將軍！他遠征回府了！

才過弱冠之年的他，已受封威風凜凜的鎮北將軍。這回若又打了勝仗，肯定又要加官進爵了。

芳齡十七的朝顏，進白府當丫鬟一年有餘，待在白府千金身旁侍候，白府老爺官居太常，掌管宗廟禮樂。而嚴焱的父親亦是一名戰功顯赫的將軍，卻在三年前不幸在戰場身亡。

因白老爺與已故的嚴老將軍為世交，且兩家夫人為表姊妹關係，兩府因此比鄰而居，關係密切。

朝顏早聽聞不少嚴焱的功績，亦曾陪著小姐來拜訪嚴焱，但她先前只曾遠遠地瞧過他的身影。

即便是此刻，她也沒能瞧清他的樣貌，因他頭盔下半張臉都被鬍子遮擋。

「奴婢……拜見將軍。」驚覺大剌剌直視他很失禮，她忙低下頭，朝他福身，惶惶問候。

「去打桶水送進屋裡。」嚴焱冷聲命令。

他沒多瞧生面孔的丫鬟一眼，往前面房門步去，直接推開門扉入內。

「呃？那個……奴婢不是……」人在院子的朝顏，忙上前兩步，欲澄清她並非將軍府的丫鬟，而她不自覺闖到將軍府的主屋院落，令她更心驚，就怕被性格冷酷嚴肅的嚴焱責難問罪。

「水井在天井左側，快去！」才踏進屋裡的嚴焱，提醒可能還不清楚環境的新來丫鬟。

他今日領著大軍凱旋回京，尚未進宮，先駕快馬獨自回府，就為換掉一身染血髒汙的戰袍，洗去一身塵沙泥濘，刮掉滿臉鬍鬚，梳洗後換套乾淨官服，才好進宮

面聖。

朝顏不敢違抗將軍，只能領命去打水。

不一會，她提著水桶，匆匆踏進屋裡。

她以為將水桶擱下就能離去，未料已脫下盔甲戰袍的嚴焱，又下了新命令。

她於是將半桶水倒在一旁的臉盆，而他逕自拿起一條布巾打溼，很快擦拭臉面，又洗淨雙手。

「那……奴婢先告退。」朝顏站在一旁，怔愣了半晌，這才敢開口說要退離。生平第一次與成年男子獨處一室，且還是威風凜凜的大將軍，即使他不說話，也令人感受到他渾身散發的氣勢，令她不禁心頭惶惶。

「慢，妳替我刮鬍鬚。」

「欸？」朝顏詫異抬眼。「奴婢不會……奴婢不是……」她支支吾吾，再次欲澄清她並非將軍府的丫鬟，更不懂如何替男子刮鬍鬚呀！

「新來的，連這點小事都不會，還派來主屋侍候？」嚴焱聲音悶悶的道。他取出繫在左腰的匕首，遞向她。「用這把匕首刮，快。」朝顏抿抿唇，一時不敢接過匕首替他刮鬍鬚，卻更不敢對他的命令說不。她只能惶惶地步上前，伸手接過匕首，瞧見匕首刀柄上鑲嵌著寶石、美玉和黃金，不禁欣賞起來。

「這匕首真漂亮。」她脫口讚道。

「御賜的。」嚴焱淡道。他如今的隨身佩劍，亦是皇上所賜。早先他使用的匕首和佩劍，就只是單純的武器，沒有多餘奢華裝飾。

「皇上非常器重嚴將軍呢！」她不由得稱讚起他。「嚴將軍武功蓋世，這次肯定又打了大勝仗。」

聞言，嚴焱淡瞄一眼新丫鬟。

前一刻，她一副不敢靠近他的樣子，這會卻自然的跟他談話了。

「讓妳拿匕首刮鬍鬚，不是拿來欣賞，更沒必要對我歌功頌德。」他面無表情，口氣冷淡，向來不喜歡阿諛奉承的話。

「是，奴婢多嘴了。」她並非刻意拍馬屁，是真的崇敬驍勇善戰的他，但見他似乎不悅，忙低頭賠不是，不敢再多廢話。

只不過，她的身高與高大的他相差一顆頭，即使踮起腳尖，也難以替他刮鬍鬚。他於是走往一旁，撩袍落坐在榻上，微抬高下巴，讓個頭嬌小的她，得以替他刮鬍鬚。

初次為男子刮鬍鬚，朝顏心情忐忑，卻又力圖鎮靜，告訴自己，不是那麼難的差事。

她站在他身側，低下頭，小心翼翼用匕首緩緩刮去他凌亂糾結的長鬍鬚。

當她好不容易將他的大把鬍鬚都刮掉，竟在最後一刻失手，鋒利的刀刃劃破他下巴皮膚，立時滲出一道血痕。

「奴婢該死！」她嚇一大跳，連忙屈膝跪下，叩頭認錯。「奴婢錯手傷了將軍，求將軍責罰。」她膽顫心驚，既歉疚又害怕。

嚴焱大掌往平滑光潔的下巴一抹，看一眼食指沾上的一絲血痕，根本不痛不癢。

「起來，不過一點小傷，沒什麼大不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跪地的她，微微抬起頭，仍一臉驚惶，還以為他會勃然大怒。

「沒事，妳做得很好。」嚴焱難得稱讚下人，只因要安撫她，看她一張小臉瞬間泛白，好像犯下滔天大罪似的。

感覺他真的沒動怒，仍跪在地上的朝顏，這才敢完全抬起頭來，卻不由得張大杏眸，瞅著容光煥發的他。

除去大片鬚鬚後，只見他陽剛臉龐上五官深邃冷峻，兩道劍眉飛逸，一雙黑眸炯亮，束冠的墨髮，幾縷髮絲凌亂垂落，雖已卸下戰甲，依然不減颯爽。

這是她第一次仔細瞧清他的容貌，心口不由得怦跳。

嚴焱也是直到這時，才細細打量眼前生面孔的丫鬟——身著淡青色曲裾、綰著雙平髻的她，約莫十六、七歲，一張鵝蛋臉，膚色瑩白，五官秀麗細緻，比起一般丫鬟，多了一抹娟秀靈氣與恬靜氣質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道。

「呃，奴婢朝顏。」她輕聲回應，心口無端鼓譟著。

「朝顏……早晨美好的花顏，是個好名字。」嚴焱不由得複誦她的芳名，喃喃讚道。這還是第一次，他下意識去稱讚女子的芳名。

聞言，朝顏心口重重一跳，臉龐一熱。沒想到，傳言性格嚴肅的大將軍，竟會誇讚她的名！

「奴婢……這就替將軍上藥。」被他一雙深眸注目，她心跳紊亂不已，卻非先前的害怕膽顫，而是另一種陌生感覺。

她忙起身，欲尋找藥箱，但這裡並非她經常出入的小姐閨房，完全不清楚東西擺放何處，只能向他詢問。

他不在意下巴一丁點刀傷，這對他而言不過像蚊蟲叮咬般，交代她取套官袍讓他更換，沒時間仔細沐浴，簡單整理儀容後，隨即便要進宮面聖。

這時，出門辦事的總管匆匆奔來，詫異主子沒讓人通報就先獨自回府。

總管才要對遠征歸來的主子，好好噓寒問暖，卻見屋裡有一名陌生丫鬟，納悶她的來歷。

朝顏一臉尷尬困窘，向他連連道歉，這才有機會道出她是白府侍候大小姐的丫鬟。她為了替大小姐尋找一只飛走的紙鳶，從白府後院轉往將軍府的后門進來，未正式通報，非常無禮。

嚴焱得知真相，完全沒責難，還交代總管，若有下人在府裡尋獲那只紙鳶，再送去白府。

母親與白夫人為表姊妹，而已逝的父親與白世叔交情很好，但他與麗兒表妹並沒特別親近，應該說，他不太喜歡麗兒表妹的糾纏。

他甚至對其他女子也無感，卻莫名對初見的朝顏，有一抹特別感覺。

朝顏也是初次與嚴焱親密接觸，她原就對年少英勇、戰功彪炳的他景仰尊崇，如今更對他心生一抹異樣感受……

午後，日光透進敞開的玻璃窗，微風輕輕拂動白色窗簾……

嚴焱撐開眼皮，因亮光而眯了下眼。

他一手撫著仍有些泛疼的額角，再度張眼，望向四周，思緒有些迷惘。

「你還好嗎？需不需要去醫院？」一道細柔嗓音擔心問道。

躺在長沙發上的他，側首看向一旁女子，條地一詫。

女子穿著一襲白底藍花曲裾的古代漢服，長髮綰著雙平髻，教他一時將她與夢中女子相連結，心口一震。

他記不得夢中女子樣貌，但肯定不若眼前的她成熟豔麗，他卻不由得聯想在一起。自二十一歲那年，他發生車禍意外撞到頭部，因腦震盪住院兩日，檢查後無礙，但之後，他開始會作怪夢。一再重複且接續性的，關於一對古代戀人相識相戀的夢境。

他像在觀看別人的夢，又宛如在看一齣古裝劇。

他能透析那對古代男女的視角和各自想法，卻又彷彿自己身歷其境，成為夢中一角，成為那個與他同名的嚴焱將軍……

醒來那霎，他心緒仍被夢境牽扯著，心口無端震盪好半晌，明明是虛幻夢境，卻又覺得真實。然而，他記不清夢中名為朝顏的女子樣貌，總是僅剩模模糊糊的形象，甚至夢境內容也記憶不全。

當他想認真回想，腦袋便會一陣痛楚，他曾又接受幾次腦部檢查，並無異常，醫師判斷應是精神性問題。

「妳是……」從夢境完全回過神的他，不由得定睛注視著她。

他並非在意她一張美麗容顏，而是直瞅著她一雙幽黑如夜的瞳眸。

那眼神，似曾相識……他內心無端一動。

他記得在昏厥前看過她，那時兩人相對站立在那把古匕首的玻璃展示櫃兩邊，但他對她眼神的熟悉感，似乎源於更久遠以前……

對了！那把匕首！他霍地自沙發站起身。他很肯定前一刻夢境出現的匕首，與展示的那把漢代古匕首一模一樣！他心緒莫名一陣激動。

「我是嚴總裁的機要祕書。」季曼凝奇怪於他的反應。「先生是總裁的親戚嗎？」她不禁探問他的身分，因同為東方人，且非她認識的商場客人，直接做此猜測。

「我要見嚴世爵，他人在哪裡？」嚴焱臉一繃，不客氣問道。

「喂，怎麼又連名帶姓喊我？都幾歲了，還是學不會禮貌。」

這時，門板適巧被推開，西裝筆挺、俊美非凡的男人，踏進貴賓休息室，語帶一抹調侃。

不久前，他聽說有位男性客人在大廳古物展示處無端昏厥，被季曼凝讓人帶進這裡休息，又聽旁人形容那男性樣貌，他就知道是誰了，這令他頗訝異，在應付完另一位賓客後，不放心地過來一探究竟。

「沒想到你會過來參加我的飯店開幕式，怎麼沒先告知一聲？是特地來給我驚喜？」嚴世爵笑問。「身體沒事吧？」

因他進門見嚴焱已清醒站起身，感覺無大礙，才沒第一時間關切他的身體狀況。

「我不是為你來的。」嚴焱神情一凜，對他沒好臉色。

「喔，那難不成是為我美麗的機要祕書而來的？」嚴世爵故意道，看一眼一旁的季曼凝。

季曼凝直接送他一記白眼。她根本不認識這男人好嗎？只不過，他們兩人似乎關係不尋常？

「那把古匕首賣給我。」嚴焱開門見山說道。

「什麼匕首？」嚴世爵先是一愣。

「這位先生應該是指大廳展示的那把剛出土不久的漢代匕首。」季曼凝提醒。前一刻，這男人對那把匕首的反應有些奇怪。

「你幾時對古物有興趣？」嚴世爵朝嚴焱揚了下眉，一臉興味。

「別管我有無興趣，那把匕首賣給我，我會付你相同價錢。」嚴焱一臉凝重道。他也不清楚自己為何願意花那天價，買一把古匕首，但他非常渴望親手握住那把匕首，總覺得那能讓他憶起什麼重要的事。

「你這是拜託人的態度嗎？」嚴世爵走往他對面沙發，閒適落坐。

「我沒拜託你。」嚴焱悶聲澄清。他這輩子不可能拜託他任何事。

「那我為什麼要賣你？連好好叫我一聲正確稱謂也不肯。」嚴世爵故做無聊地把玩修長的手指，對他的態度顯得漫不經心。

「我喊你一聲『小叔叔』，你就會把匕首轉賣給我？」嚴焱冷著臉，聲音更低悶問道。

嚴世爵抬眼看他，俊唇輕揚，「不賣。」

「你——」嚴焱眉頭一攏，更生惱意，手握成拳，轉身邁步，悻悻然推開門板，大步離去。

嚴世爵見他氣惱離開，俊唇彎出更明顯的笑意。

一旁看著的季曼凝，滿臉困惑不解。

「那個人是你姪子？」她忍不住問道。

「如假包換，親姪子。」嚴世爵笑說。

「你們看起來同輩，年齡差不多吧？」

「我只虛長他兩歲。但輩分上，是他的親叔叔不假。妳也許沒看過他的人或照片，但應該知道他的名字——嚴焱，三個火的『焱』。」既然巧遇，嚴世爵不介意向她道明兩人關係。

「嚴焱……」季曼凝思忖這名字，驀然詫異道：「是那個在美國頗富盛名的華人建築師嚴焱！」

先前她因帝都財團欲跨投資興建飯店，找過一些可能合作的東西方知名建築師資料，也因而注意到嚴焱。

只不過，因總裁未將他列入合作人選，她並未深入詳細研究他的作品和背景，沒

想到，他竟是總裁的姪子！

總裁是香港商界大老嚴海明的么子，只要提到香港嚴家，華僑界幾乎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。

由嚴海明一手打下的嚴家江山——跨國企業萬明集團，不僅在香港擁有雄厚財力，在散布世界的海外華人中，對超過半數的華人擁有影響力。

身為香港首富的嚴家，也躍進全球前十大富豪。

嚴海明共有三房，膝下有二子五女，三房是在他年近六十才娶、相差二十多歲的妻子，即是嚴世爵的母親。

「嚴焱的父親嚴東清是我大哥，是大媽所生的長子，在幾年前病逝了。而大哥歷經三段婚姻，生下一子三女。嚴焱的母親是我大哥第二任妻子，有一半葡萄牙血統的香港明星，在嚴焱十二歲時與我大哥離異，之後沒往來。」嚴世爵對季曼凝詳加解釋。

「所以，嚴焱是嚴海明的長孫！」季曼凝得知這層關係，頗為訝異。

「阿焱雖未涉足嚴家事業，但我爸對身為嫡長孫的他一直非常看重，格外疼愛。將來嚴家產業泰半也會掛在他名下。」嚴世爵強調。

父親重視嫡子傳承，對長孫，比對他這晚年才得的么兒還寵溺。

「總裁於是對能得到嚴家半壁江山的姪子，眼紅嫉妒？」季曼凝不由得大膽揣測。

「什麼？」她這句揣想，教嚴世爵瞪大眼。他隨即朝她搖頭歎氣，「唉唉，才誇妳是我的知音，怎麼這會對我誤解這麼大？以我的才智財富，需要對那小子眼紅？」

「但你似乎跟他有嫌隙？」季曼凝莫名有些在意嚴焱，不由得多打探他們叔姪的問題。

「錯。對我有嫌隙的人是他。」嚴世爵搖了下食指，面露一抹無奈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就為了……」嚴世爵頓了下，又看一眼季曼凝，逕自轉了話題，「真難得，妳對阿焱有興趣？」

「噯？」季曼凝一怔，接著一口否認。「並沒有。」

不管嚴焱的身分身價如何，她都不會對一個與工作無關的男人感興趣。

「我對那把古匕首比較感興趣。」她澄清。

在她看到那把漢代匕首實物當下，竟想摸摸那把匕首，而過去她從未對兵器感興趣。

第3章

晚上十點的帝都飯店大廳，不若上午開幕式時熱鬧喧囂，燈光輝煌。

因明天才是飯店正式對外營業日，此刻大廳僅剩數名警衛，飯店內也只有幾名幹部留守，寬敞碩大的一樓大廳格外靜謐，幾盞小燈映照，顯得幽幽朦朧。

一道高挑身影，佇立在大廳展覽古物玻璃櫃前，低頭專注凝視良久……

頂樓總統套房，俊美的男人開了瓶高級紅酒，倒半杯坐在沙發小酌，邊開啟置於

茶几的筆電，連接飯店各處的監視器，大略瀏覽一下狀況。

當他觀看一樓大廳的監視影像時，忽地一詫。

一樓大廳陳列二十多件他個人收藏的珍貴漢代古物，價值不菲，其中更以那把先借展、確定購買的漢代匕首，索價最高昂，他因此加強飯店大廳的警衛人員及安全系統，明天飯店正式營業後，這批古物將持續展覽擺設一星期才撤離，而這個時候，不應該有人在那。

所以當他看見一道高挑人影佇立在某個古物展示櫃前，不免驚詫。

他放大觀看半晌，微眯眼，若有所思。

片刻，他看見另一人影出現，再度訝然。

季曼凝在結束工作後，不禁驅車過來飯店，莫名想再看看那把古匕首，她向警衛表明身分，從側門入內，走到大廳，直接朝展示櫃過去，繞過柱子，無預警看見一人影，教她驚詫了下。

這方，嚴焱聽到聲音靠近，抬首，看向來人，微怔。

有些朦朧的光線映照著一抹倩影——大波浪鬢髮，襯著一張美麗容顏，黑白相間的絲質套裝，包裹著嬌美豐盈的身材。

她踩著三吋細跟高跟鞋，步伐優雅從容地朝他靠近。

當她來到他眼前，兩人僅相距三、四步距離，他視線不由得緊鎖著她的麗容，與她一雙美麗黑眸，直直對視。

白天雖已見過她的容貌，但換了裝扮的她，感覺又像另一人，卻都令他在乍見她當下，心頭一動。

「嚴先生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季曼凝走近他，疑問。

一般人自是不可能任意進出尚未正式營業的飯店，但他是總裁的姪子，只要亮出身分，相信不會有人攔阻。

「妳又為什麼這時間過來這裡？」嚴焱一雙黑眸凝著她，反問。

「我是……」季曼凝支吾了下，被他一雙深眸注視，她心口又泛上一抹異樣感受。她微偏首，望一眼他身前的展示玻璃櫃。

「想再看這把古匕首？」嚴焱不免意外她跟他目的相同。

上午看過它的實體，他莫名劇烈頭痛而昏厥，昏迷中作了過去常作的古代怪夢，醒來後再度湧起買下它的念頭，卻因幾句話跟嚴世爵鬧得不歡而散。

他悻悻然離開飯店，返回位於費城的建築師事務所，卻無心工作，一直惦記這把古匕首，他竟又從費城驅車兩小時來到飯店，忍不住盯著這玻璃櫃內的匕首好半晌。

他沒再引起頭痛，但仍難以壓下想親手觸摸、捉握匕首的強烈渴望。

過去，除了對設計建築投入，他對人事物都顯淡漠，如今竟對一把漢代古匕首有如此深的執念，一再出現異常行徑，他無從理解，卻不禁順從內心想望而為。

「妳能拿到鑰匙吧？把玻璃櫃打開。」嚴焱對她要求道。

「欸？」季曼凝因他的要求，一詫。

「當然不行。」突地，一道聲音竄入。

兩人同時側首，看見不遠處朝他們而來的人，非常意外。

「總裁怎麼在這裡？」季曼凝先問道。

「我不是說過，今晚也許會在這頂樓總統套房先住一晚，親自試試這裡的舒適度。」嚴世爵先朝季曼凝笑說，接著轉而看向姪子，問：「真的這麼喜歡這把匕首？」

前一刻，他透過監視影像，看見嚴焱無比專注凝視古匕首，眼神深濃炙熱。他還不曾瞧過性格彥扭、愛裝酷的姪子露出那種神情，令他愈看愈玩味。

之後，他看見季曼凝出現更覺不尋常，隨即搭電梯下樓，跟他們碰面。

「賣給我。」嚴焱再度開口。「你可以抬高價格，我不介意。」

「呵，我又不缺錢，要是賺你的錢未免可笑。」嚴世爵嗤笑了聲。

「要什麼條件，你才肯賣？」嚴焱撇撇嘴，聲音帶惱。

他寧可多花一倍價跟別人談買賣，也好過跟嚴世爵談交易。

「真的這麼喜歡這把匕首？」嚴世爵故意又問。

這還是第一次，看見姪子對一樣東西極度渴望。以前的他，可不曾對什麼事物執著。

嚴焱不由得火大，「少囉嗦，開出條件，我要這把匕首。」

他有如被嚴世爵捉到弱點似的，氣惱又莫可奈何。他就是莫名執著地想得到這把漢代古匕首。

「那就……給我你的建築設計圖，替我設計下一間新飯店。只要我滿意，屆時這把匕首可打八折轉賣給你。」嚴世爵故作沉吟了下，趁機提出交換條件。

嚴焱一雙深眸不滿地瞪視他，不甘不願地道：「可以。」

然後隨即轉身，大步朝出口離去。

「我以為，總裁對嚴焱建築師的設計風格看不入眼。」靜默待在一旁的季曼凝，再一次觀看叔姪倆瀟灑煙硝味的對話，這時才又開口。

當初，她曾將被譽為「東方高第」的華人新銳建築師嚴焱，列為設計紐約帝都飯店的建築師人選，但總裁直接將他排除在外。

「看來妳又誤解我了。」嚴世爵攤攤手，面露一抹無奈。

他聰穎靈敏的機要祕書、紅粉知己，總能判讀他的想法，可唯獨關於嚴焱的事，她一再做出錯誤臆測。

「我可是打從心底欣賞那小子在建築設計方面的才華。阿焱年紀輕輕就在建築界闖出響亮名號，完全靠的是個人本事，無關其身後的嚴家勢力。」

「我雖也有幾分天賦，但不可諱言，我創立的帝都財團王國，能在幾年時間就展現出如今輝煌光景，也是因我坦蕩借助嚴家的威望，善用身為萬明集團二少爺的權勢。不像阿焱，他生性低調，又愛搞孤僻，一直討厭大眾關注他身為萬明集團老總裁長孫的身分。」

「他當初研究所畢業，堅持留在美國創業，隻身投入建築設計，刻意隱瞞自己的家世背景，可他沒多久就贏得國際建築界注目讚賞，甚至還被封為『東方高第』，

他的驚人成就，令我爸、大哥和嚴家人都只能讚嘆。

「三年前，他的身分被媒體挖出，大肆報導，一夕間被東西方更多鎂光燈追逐的他，不堪其擾，因此投入國際志工營，跑去非洲大半年，在落後村落替人免費蓋房子，直到追逐他的狗仔媒體熱潮散了，他才回到美國，繼續當個孤僻的天才建築師。」嚴世爵娓娓道來，回想起姪子的行徑，不覺莞爾。

「所以，總裁其實希望嚴焱替帝都飯店設計藍圖，但認為他一定會拒絕，才沒列入考量人選？」聽完嚴世爵一席話，季曼凝對嚴焱多了一分瞭解，於是換個角度推敲。

「阿焱不願替我設計飯店藍圖，並非顧忌與我牽扯上，會被再度大肆張揚他是嚴家嫡長孫的身分，而是他單純對我這個人很有意見。」

「就因清楚他的個性和想法，我才放棄找他設計紐約飯店。現在，難得有個籌碼，可以跟他談交換條件。我要把預定在芝加哥興建的第二間帝都飯店，掛上嚴焱建築師的名。」嚴世爵俊唇高揚，非常期待嚴焱的設計。

「那飯店原本不是要委由日本建築師橋本，承攬內外部設計？」季曼凝訝異他突然來的變動。

這件事在兩個月前已做下決定，也早與橋本建築師簽定合作合約，總裁向來不會對既定決策草率變卦，那是否意味著他無比看重嚴焱的才能，一旦他願意替帝都飯店設計藍圖，總裁甚至不惜違約。

帝都財團在第一間紐約飯店開幕後，其規劃在全美的幾間連鎖飯店，也將陸續動工。

每間飯店都慎重挑選東西方不同的名建築師負責設計藍圖，就為讓每間飯店擁有各自特色風貌。

嚴世爵甚至訂下更遠大的目標，兩年後要讓帝都財團旗下的飯店進軍歐洲和亞洲。

「我可沒打算取消與橋本建築師的合作，不過是希望他接手西雅圖飯店的設計，至於芝加哥飯店，我想走新古典中式風格。」嚴世爵一臉認真澄清。

嚴焱擅長將東西方文化巧妙融合運用，創造個性與獨特性。原本，他還頗遺憾第一間飯店沒能委由姪子做設計，但若第二間飯店能掛上嚴焱的名，他也會非常欣慰感動。

「就由妳負責跟阿焱做接洽，近日先約個時間，帶他去芝加哥飯店預定地，探勘一下環境，之後再與他詳談細節。」嚴世爵將這重要大事交給她全權負責，若由他出面，叔姪倆肯定難以好好談正事。

「沒問題。」季曼凝立刻接下新差事。

她又看上司一眼，回想著什麼，紅唇不由得彎起笑意。

「想到什麼好笑的事？」嚴世爵狐疑問道。

「我是不清楚嚴焱與你之間的嫌隙，但我現在可以肯定，你不是看他不順眼。相反地，你不僅愛他的才華，也是疼愛他的。只不過，你又喜歡故意戲弄他，似乎惹毛他，你會覺得很高興？」季曼凝說得興味。

先前，她僅略知一點嚴焱建築師的事，傳言他行事低調，寡言冷酷，但她今日兩度見他與嚴世爵交談情景，他顯然容易惱怒，輕易就暴走，完全不似什麼性格淡漠，又內斂拘謹的男人。

或者說，嚴焱在面對嚴世爵時，才會表現出截然不同的一面？

聞言，嚴世爵哈哈大笑。「妳完全說對了，不愧是我最聰慧的機要祕書。」

「撇除阿焱因故對我有心結，我也認為他太過壓抑、不苟言笑，又總一副面癱樣，每每看到他，就故意要挑釁一下，逗得他展露情緒才行。」他笑笑地坦言。

「你這麼做，不是讓他對你更不滿，你們的關係又怎麼能得到改善？」季曼凝提出矛盾處，心下覺得上司頗幼稚！

「我不認為我跟他關係不好。這是我們的相處之道。」嚴世爵輕聳肩。

他是想過有朝一日能化開姪子對他的心結，但那件事至今仍沒解決方法。

「我很好奇，妳似乎也對那把漢代匕首興緻濃厚？下班後還特地跑來這裡，就為了再看那把匕首。妳跟阿焱是不是有戲？」他嗅出一抹值得關注的味道。

「什麼？」季曼凝先是一愣，忙搖頭否認。「我是剛好遇到嚴焱，我跟他真的不認識。」

「我當然知道你們先前不認識，但兩個過去對古物都沒興趣的人，忽地同時對一把古匕首在意，想來就令人特別玩味。」嚴世爵忍俊不禁。

嚴焱自那件事後，完全不再交女友，季曼凝則是只跟工作談戀愛的冰山美人，這兩個人卻同時鍾情一把古匕首，若他們有機會碰在一起，會不會有發生火花的奇蹟？

「總裁大人，你今晚是不是沒人陪，太空虛寂寞了？」季曼凝忍不住白他一眼，調侃。

他竟想撮合她跟嚴焱，想打探他們八卦，未免怪異。

「嘖，我是誰？怎麼可能沒人陪。是我今晚想圖個清靜，才謝絕女伴侍寢。要不，妳陪我上樓，試試這裡的總統套房，夠不夠舒適？」嚴世爵朝她眨眨眼放電。

「總裁大人，你這是性騷擾。」季曼凝完全漠視他刻意放的百萬伏特電力，冷冷回應。

「我剛才只是一時瞎扯。妳連我的魅力都無感，怎可能對阿焱那塊木頭燃出什麼火花？純屬玩笑，OK！妳只要替我談妥飯店設計藍圖我就感激萬分。」嚴世爵收起玩心，一臉正色強調。

隔兩日，季曼凝與嚴焱約定時間，各自搭飛機前往芝加哥，再搭車到飯店預定地會合，一起勘察。

這裡原是一處大賣場，因生意不佳而轉售，由帝都財團購買後，將地上舊建物拆除，即將蓋為飯店。

嚴世爵選擇這裡做為帝都連鎖飯店的第二間飯店用地，自是考量過其地理環境優

勢及交通便利性，加上又位於熱鬧的市區。

嚴焱在規劃一棟建築設計圖，未必要親自到預定地現場勘察，但若時間允許，且距離不算太遠，他會希望實地走一趟，也能確認四周環境，更利於做設計發想。季曼凝早幾分鐘到達目的地，片刻，她看見一部計程車停下，嚴焱推開車門下車，朝她走來。

他穿著簡單輕便，墨藍色襯衫搭直筒牛仔褲、運動鞋，襯衫下襬沒紮進褲頭，有一分隨興不羈，他一頭長髮，仍一絲不苟紮在後頸。

很少有男性留這麼長的髮，在他身上卻不突兀，反倒增添一抹特殊味道，彷彿有股神祕的魅力。

當他朝她邁步走來，感覺英氣勃發，神色威嚴和冷峻，教她的心無端怔忡。

「來工地還穿高跟鞋？」嚴焱一走近她，開口第一句話，便是對她的穿著有意見，她雖改穿褲裝，卻是一身白衣白褲，腳下仍踩著細跟高跟鞋，完全不適合出入這裡。

可其實他只是就事論事，並非刻意針對她，甚至方才他一下車，看見不遠處她的蹤影，心口竟又不由得一怦跳。

「我就是上山下海，也照樣穿高跟鞋，沒什麼不妥。」季曼凝不以為意。

除了居家拖鞋，或偶爾上健身房運動，她不會穿平底鞋。

而且這裡也不太算是工地，做為量販店的兩層樓大型建築物，差不多已夷為平地，旁邊一座七層樓的立體停車場，則會在幾日後摧毀剷平。

嚴焱先向在場人員要了兩頂工地安全帽，一頂遞給她。

「不需要安全帽啦！」她搖搖頭。

「這裡都圍上施工封鎖線，就有安全上的潛藏危機，戴著才能進入。」嚴焱強調，又看她的穿著一眼，補充道：「白色帽子，剛好跟妳的白色套裝搭配，不會太難看。」

他以為她不想戴工地帽，是顧慮美觀考量，她看起來就是很注重品味的女性。

聞言，季曼凝先是怔了下，隨即噗哧一笑，接過帽子同時，調侃道：「總裁說你寡言、不苟言笑，原來還是會開玩笑。」

她的話，教嚴焱怔愕了下。

他確實在面對陌生人時顯得格外沉默，雖說她不算完全陌生，但先前也才短暫見過兩次面，然而今天再遇見她，他自然就跟她交談起來，完全沒戴上一張冷漠面具。

此刻，見她麗顏綻放一抹笑靨，他心口竟不由得一悸，那感覺頗陌生且怪異。

稍後，兩人逛一圈地面空間，他打算到立體停車場頂樓。

「那電梯還能使用吧？」他詢問現場負責人，對方表示可以。

「為什麼要到停車場頂樓？」季曼凝不解。

「先從這裡的高處看一下周圍的建築物，之後去那棟大樓的頂樓，再朝這方觀望。」他比了比附近一棟最高建築物。

這裡的立體停車場僅七樓高度，而將來預計興建的飯店，地面樓高將達十七樓。

由高處觀景，感受不同，在他要做高樓規劃時，更要考量周遭的高樓大廈，避免影響日照。

她聽了理由，點點頭，隨即跟他走往廢棄停車場。

兩人走到一樓電梯處，他按下按鈕，電梯門開啟。

他先踏入電梯，她尾隨在後踏入，電梯門要關上那霎，忽地震動。

她嚇一跳，不覺往後一退，高跟鞋鞋跟竟卡在電梯門縫中。

他見狀，忙按住開門鍵，「別緊張，電梯只是老舊才晃動，不會突然下墜。」

他安撫她，邊等著她將細鞋跟拔出門縫。

「我不緊張了，但鞋跟卡住拔不出來。」她麗顏窘迫，一再扭動右腳，鞋跟還是與門縫卡得緊密。

「妳按住開門鈕，我看看。」嚴焱彎身向她，一手握住她腳下，試圖替她將鞋跟拉出門縫。「先把高跟鞋脫下。」他蹲下身，直接替她脫下高跟鞋，稍轉個角度，才將與門縫卡死的細鞋跟拉出來。

她低下頭，看著他為她解困，方才他替她脫下鞋，現在又替她將鞋子穿上。

當他大掌握住她的腳踝，她心口不由得一跳，有些尷尬不自在，卻又靜默的讓他為她穿上高跟鞋。

「沒事了。以後到施工或廢棄的地方，別再穿高跟鞋。」他抬眼看她，對她再次提醒。

「謝謝。」她微微一笑，向他道謝。「你不像總裁所言冷漠、愛裝酷，其實溫柔體貼。」她直言稱讚。

他不免詫異，也意外自己方才對她自然而為的舉動，那完全不像平常的他。

如果換做別的女人，他絕不可能這麼做。

他是怎麼了？

「別用嚴世爵的觀點套在我身上。」他俊容一繃，因她再次提起嚴世爵，微惱。儘管他面露一抹惱意，她卻莞爾輕笑，想到總裁提起他的一些事，感覺外表大男人的他，內心有些孩子氣。

「你跟總裁究竟有什麼過節？」她忍不住打探，因總裁遲遲沒提起他因何事與他產生心結，可是……她問完之後不禁一愣，她一向不會探問旁人的個人私事，何況是不算認識的他，但她卻不自覺提問了。

他神色又一沉，悶聲道：「我不想談嚴世爵。」

「OK，那就不談。」季曼凝輕聳肩，無意追問到底。

電梯直達七樓，兩人步出電梯，嚴焱朝一方走去，靠近一面水泥圍牆，眺望四周，又俯視下方景象。

「咦，這裡怎麼會有風箏？」季曼凝發現水泥圍牆內側角落，竟有一只風箏，感到意外。

她不禁走過去，彎身撿起。

「看起來還算新，應該掉在這裡沒多久時間。」她拿起仍繫著線的風箏，稍微拍掉上面些許灰塵。

「是燕子風箏，上面彩繪的花紋鮮豔古典，真漂亮。」她雙手攤開風箏，不由得欣賞起來，能在這裡看到中式風箏，更顯稀奇。

「妳喜歡風箏？」一旁的嚴焱見狀，問道。

當他看見她撿起風箏審視時，腦中閃過一抹模糊畫面，教他很想捕捉那影像。

「小時候喜歡放風箏，看到這個很懷念呢！在這裡倒是很少看到有人放風箏。」她記不得已多少年不曾看過風箏了。「你呢？小時候也常放過風箏吧？」她自然問道，不覺又問起他個人的事。

「不。」他否認，腦中又浮現一些影像，教他怔了下。

他的童年並未玩過這項遊戲，成年後更不可能接觸，但為何他腦中會浮現做風箏和放風箏的畫面？

一認真回想，那些影像變得更清晰，感覺很真實……

是夢境！

他恍然大悟，是那個宛如連續劇的古代夢境片段——

夢中，嚴焱將軍拿毛筆在棉紙上認真繪圖，裁切形狀，接著又用隨身匕首削幾根細長竹片，親手糊製紙鳶。

他將生平親手製作的第一只紙鳶，送給朝顏……

「將軍，你瞧，你送我的燕子紙鳶，飛得好高好高……」朝顏一手拉著棉線，仰臉望著已飄入雲端的紙鳶，又轉臉朝站在一旁的嚴焱將軍，開心地說。

「幸好，飛得起來，沒丟我的臉。」嚴焱將軍神色溫潤，朝她回以一抹笑意。唯有她，能讓他卸下嚴肅面具；唯有她，讓他想待她好，想看到她更多甜美笑靨……

「嚴先生？」季曼凝又叫喚他一聲，抬手在他面前揮了揮，奇怪他忽地一副神遊天外的樣子。

「嗯？」嚴焱回過神，一雙黑眸不禁瞅著她。

前一刻，他竟與夢中的嚴焱將軍融為一體，清清楚楚他的想法和感受。

而那一段夢境，已是嚴焱將軍與朝顏兩人相識一段時日，他對善良可人的朝顏，萌生情愫，毫不在意她僅是個丫鬟。

嚴焱將軍對朝顏，比對麗兒表妹還親切，甚至認為身為丫鬟的她，反倒比是千金小姐的麗兒，更知書達禮，擁有才華。

「想什麼想得出神？突然有設計靈感？」季曼凝又問。

方才，他的表情和眼神都很怪異，該不會忽地靈感上身，對外界的聲音影像完全無視？

「沒什麼。」嚴焱淡應，不可能跟她提及那怪夢。

只不過，方才思緒回神那霎，他又一次將她與夢中面貌模糊的朝顏，重疊在一起。他看不清夢中那張臉容，卻能得知她的喜怒哀樂，隱隱感覺是位秀麗的女子。

「這個看起來沒壞，不知還能不能飛？」季曼凝不由得又看著拿在手上的風箏。

「試試看。」嚴焱脫口道。心下竟想看她放風箏，想看這只燕子風箏飛翔的畫面。

「欸？」他的提議，教季曼凝微訝。「這年紀還放風箏，怪彆扭的。」她有些尷尬

尬地笑說。認為這是屬於小孩的遊戲。

「大人放風箏也很尋常。」嚴焱一臉認真強調，但在這之前，他也認為這是只屬於小孩的遊戲。

童年的他沒機會接觸，長大成人後，更不可能會想去接觸這玩意，可現在，他莫名想嘗試放這只風箏，或者說，他更想看它藉她的手緩緩飄飛入雲端。

「這纏在風箏上的線不夠長。」對於他的提議，她雖覺怪異，卻沒完全反對。只不過，這只風箏應是斷了線而被遺落，繫在上頭的線長僅剩約三公尺，真要放，也飛不高。

「那就去買一捲釣魚線替代。」他直接說道。臨時要找到賣風箏線的商店很難，附近倒是有釣魚用品店。

她頗意外他真的積極想放風箏，先前他還表示小時候並未放過風箏。

難不成……外表看似成熟深沉的他，內心其實童心未泯？

她不免莞爾，不禁順從他的要求，稍後買了一捲釣魚線，在就近的公園綠地放起風箏。

對於這脫軌行為，她該覺荒唐，卻又不認為兩個大人一起放風箏，是什麼丟臉幼稚的事。

甚至，她覺得這情景，不是那麼陌生突兀，竟有點似曾相識？

嚴焱仰頭，望著飄飛向天際的燕子風箏，思緒再度跟著飄飛遙遠……

他不禁也注目著認真放風箏的她——她仰高臉，一邊放手中的線，目光邊追逐著愈飛愈高的風箏去向。

她麗容流露出自然輕鬆的甜甜笑靨。

他對她，竟覺有抹熟悉……他心湖不由得輕輕盪漾。

「阿姨，妳的風箏好漂亮，哪裡買的？」一個約莫八、九歲的金髮小女孩走近她，仰頭比了比高飛的燕子風箏，用英文問道。

帶小女孩來公園玩耍的母親，也過來向她詢問，因孩子在前一刻看見飛上天空的燕子風箏，便充滿興趣，吵著想買一只相同的風箏。

「這風箏是撿到的，送給妳玩好不好？」季曼凝微彎低身子，神情柔和地向小女孩說道。她雖也覺這只中國風古典風箏很漂亮，但應該不會有閒暇再放風箏，送給喜愛它的小孩，更為適當。

「真的嗎？」小女孩張大一雙藍眸，非常驚喜。

「來，這線交給妳，要拿好喔！否則燕子會飛走。」季曼凝聲音輕柔，笑盈盈地將手握的釣魚線軸交給孩子。

一旁的母親忙向她道謝，也要孩子向她好好道謝。

小女孩非常開心地給她一個燦爛笑容，她亦欣慰地笑著。

站在她身側，不發一語，觀看她與小女孩互動的嚴焱，因她臉上一再泛出的柔和笑靨，心口無端失序跳動。

當小女孩拉著風箏線，與母親走向另一個方向，他這才開口探問：「我以為，妳很喜歡那只風箏。不會不捨？」雖在美國，但他跟她交談時，習慣使用中文。

「喜歡是喜歡，懷念一下童年，有放過就滿足了。給小孩玩，它才更有機會飛上天空，自由自在。」她微微一笑，又道：「那風箏原本就是撿來的，轉送他人，沒什麼捨不得。」

「如果是我送的風箏，妳就會留下收藏？」他不自覺脫口問道。只因夢中，朝顏無比珍惜嚴焱將軍送的風箏。

但一問出口，他不免怔了下。他怎麼會橫生送她風箏的突兀念頭？

「呃？」季曼凝抬眼看他，一愣，面露一抹懷疑。「你要送我風箏？」

「沒、沒有。」嚴焱俊容微窘，尷尬否認。「要回紐約了吧？一起去機場。」他有些面無表情地提議。

雖說他要返回費城，兩人搭的班機不同，但可共乘計程車前往機場。

他不由得想跟她多相處片刻，納悶她為何會讓他一再想起夢境，而她的笑顏，也令他泛起異樣感受。

「你先走吧！我晚上才離開，下午跟這裡一位客戶約談事情。」她抬手看下腕錶，距離與人約定的時間已差不多。

她向他取回前一刻為放風箏，他代她拎著的手提包。

這時，手提包內傳來手機鈴聲，她忙拿出手機接聽，隨即以一串流利的西班牙語跟對方交談，她的表情變得幹練，說話語氣專業、俐落，甚至帶著一股強勢。一瞬間，她化身為商場女強人，與前一刻她跟小女孩輕聲細語交談的樣子截然不同。

她望一眼還站在一旁的嚴焱，對他揚個手，表示道別，隨即匆匆朝就近一張公園長椅走去，在講手機同時，又從手提包拿出平板電腦，點開資料，邊跟手機那端的人繼續交談。

嚴焱見狀，只能轉身，雙手插褲袋，從容離去。

他不由得又仰頭，望向蔚藍天空，追逐那仍自在翱翔的燕子風箏，心緒怔怔。